

卫斯理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futuristic space scene. In the upper left, a satellite or probe orbits. In the center, a large, complex space station or orbital platform is visible. Below it, a smaller satellite or probe is seen. The lower half of the cover shows a close-up of a planet's surface, likely the moon, covered in numerous impact craters. A prominent, glowing orange and red streak, possibly a comet tail or a high-speed trajectory, curves across the scene from the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on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loration.

科学幻想小说

密码王国

密 码

作者 卫斯理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梁芸

封面设计：陈菲

卫斯理科幻小说
密码·圈套

作者：卫斯理（倪匡）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册

ISBN7 - 80605 - 327 - 0/I · 271

定价：14.80 元

自序

密码，顾名思义，可以解释为秘密号码，但实际上，内容却远比这种简单的、只照字面来解释复杂得多。

任何人，一生之中，几乎都接近过一组或几组密码，日常生活中，也缺少不了密码。可是有没有人想到过，各种巫术、法术中使用的咒语，也属于密码的一种？

有一种密码，控制了一切地球生物生命的发生和生长的过程，生命的形态和繁殖的方法，低等生物的繁衍生长，包括最原始最简单的孢子植物在内，高等生物到人，生命历程中的性格、外型，也全然都受着密码的控制，完全按照密码所规定的、所排列的、所组合的运行，没有任何例外。

什么密码，有那么厉害，控制了一切生命？

答案是，遗传密码。

关于密码，说到这里也该打住了，再说下去，故事也不成立了，而“密码”，毕竟只是一个故事的题目，并非讨论密码的专论。

故事，照例，我，是主要人物。所以，很多情形之下，我，先出场。

卫斯理

一九九六·六·六

三藩市修订本

目 录

密码

遇见了一位怪医生,提出了一个怪问题	1
活的木乃伊	16
白布下的东西	33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42
还是那个怪医生的怪行为	55
某年某月某日某城某处发生的故事	71
不久之前发生的一次怪异聚会	83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差错	97
“不到黄河心不死”	107
班登是为了什么?	119
他们是妖孽,不是人!	130

圈套

自序	142
风雨故人来	143
不是人间偏我老	163
疑义相与析	183
人皆养子望聪明	203
但闻人语响	223
可怜荒垆穷泉骨	243
茫茫宇宙人无数	263

第一部：遇见了一位怪医生， 提出了一个怪问题

我在看信，信是由一个相当古怪的朋友写来的——我自己人很正常，可是怪朋友之多，可以说天下第一。才和一个怪人胡明分手不久，又接到了齐白的信，大家还记得齐白吗？他就是那个盗墓专家。

自从上次和齐白分手之后，他照例音讯全无，不过他这个人，有一个好处，隔上一年半载，只要他忽然想起你来，不论他在天涯海角，总会和你通一下音讯。

我现在在看的这封信，发自泰国北部的城市清迈，那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神秘而且动人。齐白的信文十分简单，大意是：年来仍以掘墓为业，冀有所获，乏善足陈，阁下若有可盗之墓，千万勿秘而乍享。

这家伙，自己盗墓成癖，仿佛全世界人都和他一样，会喜欢盗墓。

我看着信，想起了陈长青那屋子的地窖，那放置了那么多灵柩之处，不知算不算是一座大墓？幸亏齐白不知道，要是他知道的话，那自然非得把所有的灵柩全都弄开来看看不可了。

我又想到，李规范他们，也算是神通广大的了，虽然说钱多好办事，但是那么多具灵柩，一下子就运走，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什么地方入土为安了，我曾打听了一下，却一点消息也打听不出来，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发生过一样。

他们那一伙人，过惯了隐秘的生活，作事作风，未免有点鬼气森森，温宝裕把良辰美景当成了“红衣女鬼”，倒也不是偶然的事。

推测，那些棺木，多半是运回他们各自上代的家乡去了，只怕也正因为事情发生在不为人注意的闭塞地区，所以才不为人知的。

我挪开了齐白的信，在信纸一扬之间，恰好迎向台灯的灯光，在一刹那间，令得白纸在灯光的透视下，变成了半透明。

这本来是十分普通的一种现象，可是就在那一闪之间，我却看到，洁白的信纸之中，有着一些暗影。

通常，考究的纸张中，会有“水印”，水印也必须向着光线才能看出来，也是用阴影的形式出现的。而这时在我手中的信纸，又不像是该有水印，而且，我想到齐白一生在古墓之中钻进钻出，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家伙做起事来，也不免有点鬼头鬼脑，大有可能是在信纸之中，藏了什么信息，察看我是小心翼翼了，还是大意疏忽了过去。

要是我竟然疏忽了，没有注意，那么自然成为下次和他见面时的取笑资料了。

所以我心中一动，就着灯光，去看纸中的那些阴影，一看之下，认出那是自一到○的阿拉伯数字，和自 A 到 Z 的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数字用寻常小型计算机的位置排列，英文字母则照寻常英文打字机的排列位置。

数字和字母，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法子懂，因为根据那些数字和字母，几乎可以排列出任何数码和字句来。看了一会，我就放了下来，心知齐白用了这样一张有水印的来写信，一定有原因的，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写给我的，但是一时之间，既然猜不出原因何在，自然只好不去想它。

正在这时，我听得楼下，老蔡正在大呼小叫：“小宝，你想死了，弄那么多这种东西进来。”

老蔡年纪大了，的确特别喜欢大呼小叫，而温宝裕也不好，经常有一些叫老人家看了几乎把他当作是外星人的奇怪行为，所以一老一少，相处得并不是十分融洽。平时好在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就算偶然见着了，也不免要小心冲突一番。

这时，听得老蔡这样叫嚷，我知道温宝裕必然不服，定要还嘴，别看只有他们两个人，要是吵将起来，我住所这小小的空间，也和大战的战场差不多，难得有什么安静可言。

我知道，那得等事态还没有扩大之际，我非先出面“弹压”不可。

所以，在还未曾听到温宝裕的声音之前，我已经扬声叫道：“小宝，你上来，我有话对你说。”

我的意思是，把他叫上来，把齐白的那封信给他看，叫他猜猜齐白在信纸上，有着什么哑谜，让他有一点事情做做，他就有半天可安静了。

温宝裕的反应，出乎意料地顺从，只听得他大声答应着，接着，便是他上楼梯的声音，他竟然并没有对老蔡的呼喝抗辩什么，真是不容易，我正想称赞他几句，已看到他背向着门，闪身进来，手中捧着一只相当大的盘子。

他用这样的怪姿势走进来，自然是为了保护手中的盘子，他一进门，就转过身来，我先看到他贼忒嘻嘻的笑容，接着，就看到了他捧着的那只大盘子中所放着的東西。

我也不禁陡地挺了挺身子，而且立即明白，老蔡的大声呼喝，实在十分有理。

在那只直径有五十公分，本来不知是作何用途的漆盘之上，全是大大小小，蠕蠕而动，有的缩成一团，有的拉长了身体，有的通身碧绿，有的黄黑相间，有的茸毛绚丽，有的花斑奇特，至少有上百

条,各种各样的毛虫。有的还纠缠成一团,有的则在盘子边缘昂首,想要离开盘子的范围。

虽然说在它们的身上,有着自然界美丽颜色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形态实在丑恶,而且一看到了之后,就使人想到,这些毛虫,泰半会放出毒素,令人的皮肤起异样的敏感,变成又红又肿,又痛又痒,所以更在心理上造成极度的不舒服。

我吸了一口气:“小宝,你这是干什么?”

温宝裕本来是笑嘻嘻的,多半还以为我见他捧了一大盘毛虫进来,还会赞他几句哩,一看到我面色不善,这小子倒也知机,眨了眨眼:“这……全是胡说要我捉的,他是昆虫专家,捉了来,好研究它们的生态。”

他说的话,听来大是有理,要是我是闭着眼睛听他说的,也就相信了。可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正盯着他,他一面说,一面眼珠乱转,又不敢正面看他。孔老夫子的话,有时很有道理,他说人心术不正,则眸子不正,叫人可以观人于眸。所以,我一下子就知道这小子是在说谎。

我闷哼了一声:“是么?是胡说叫你捉的?”然后,我陡地提高了声音,大喝:“我看这全是你在胡说。”

温宝裕正以为他的谎言可以将我瞞过,忽然给我大喝一声揭穿,那令他陡然吓了一大跳,双手一震,盘子向上扬了一扬,盘子中的毛虫倒有一半,扬跌了出来,至少有三二十条,没头没脑,落在他的身上。

这下子,轮到他怪叫了起来,双手乱舞,鼻子上挂着一条身子一躬一躬、努力想向他额头上爬去的毛虫,怪声喧哗,那种狼狈样子,逗得我哈哈大笑。

他放下盘子,大叫着:“别动,一动会踩死它们,我好不容易才抓了那么多来的。”

一面叫,一面手忙脚乱,我笑了一会,看他的样子实在可怜,也

帮着他捉了几条毛虫进盘子去，等到所有的毛虫，看来都捉进盘子去了时，他忽然怪模怪样，缩着脖子，愁眉苦脸望着我：“会不会有几条，从我衣领里钻了进去。”

我笑道：“大有可能。”

他忙拉出衫脚来，跳着，蹦着，又乱了好一阵子，肯定没有毛虫在他背脊上爬行了，才松了一口气，定了下来。我望着那些令人看了绝无快感的毛虫，皱着眉：“你捉了这些东西来，究竟有什么用？”

温宝裕的神情，得意忘形：“连你看到了也会感到害怕，她们一定更害怕。”

我怔了一怔：“她们？她们是谁？”

温宝裕像是一下子说漏了嘴，俊脸自然而然涨得通红，眼睛不断眨着。我看了这种情形，不禁大奇，盯着他看了半晌，他才恢复了正常，装成若无其事：“到学校去吓同学，不过真的，胡说鼓励我捉毛虫，他说，毛虫的种类，各有不同，每一种毛虫，将来会变什么成虫，是一定的，虽然它们在变成蛹的时候，躲在茧里，看起来个个差不多，可是，到了变成虫的时候，就千奇百怪，再也不会相同。”

他显然是为了要掩饰他的窘态，所以才一口气地说着，我自然知道他的目的。”

可是，我想想，他要用毛虫去吓唬同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值得深究，所以也没有再问下去。

温宝裕找到了一只纸盒，又把毛虫搬了一次家，逐条捉进纸盒中去，我看他十分起劲，就道：“这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毛虫，每一条毛虫，通常只吃固定的一种植物的叶子，你怎知道哪一种毛虫吃什么叶子，怎能养得活它们？别说看它们变成虫了。”

温宝裕道：“胡说是专家，他会告诉我的。”

说了之后，他又道：“毛虫可以说是最简单低级的生物了，居然在食物方面，也有那么固执的选择，若是没有它要吃的那种树叶，它决不会去吃别的树叶。算起来，所有树叶的成份都不会差太多，

是什么告诉它们要选择特定的树叶的呢？”

我笑道：“这问题问得有点意思了，那是遗传因子决定的，遗传因子中有密码，只要是这一种毛虫，就必然照着那一组密码生活，没有一条会逸出规范，胡说是生物学家，他应该可以给你更专门的回答。”

温宝裕笑了笑：“大自然的奥秘真多。”

他捧起了纸盒，看来准备告辞，那时，电话铃响起，我拿起来一听，听到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小宝在不在？对不起，卫先生，请他听听电话。”

我听出是胡说的声音，而且显而易见，他有非常紧急的事要找温宝裕。胡说和温宝裕一起在研究陈长青的那幢怪房子的过程之中成了好朋友，几乎天天在一起，还找得他那么急干什么？

我顺手把电话递给了温宝裕，温宝裕对于有人打电话到我这里来找他，表示讶异，连声向我道歉，并且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

我听得听筒中，传来胡说的大叫声：“快听电话，慢慢再道歉。”

胡说为人斯文，性格淡定，不是性急暴躁的人，可是这时却又心急得惊人。温宝裕大叫一声：“来了。”

他把听筒凑到耳际，才听了两句，就脸上变色，失声道：“不会是她们吧，如果是，那太过分了。”

接着，他又皱着眉，电话听筒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语声，我自然听不真切，只听到一阵“嗡嗡”声，温宝裕更是有点脸青唇白，频频道：“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这……她们太过分了。”

接下来，又是一阵“嗡嗡”声——胡说急速地说着话，温宝裕道：“你先别急，别叫她们在暗中看了笑话，我立刻就来。”

他说着，放下了电话，神情显得十分严重。

我却一点也没有在意，我知道，在胡说和温宝裕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但那也一定是青年人之间的事，儿童、少年、青

年，各有他们以为十分紧张，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的紧张事，但这一类事，在成年人看来，却不值一哂。

所以，胡说和温宝裕紧张他们的，我一点也不去关心他们，温宝裕放下了电话，向我一挥手，向外便冲，我大叫一声：“喂，你的毛虫。”

他已经打开了门，跳上了楼梯的扶手，直向下滑了下去（老蔡曾发狠要在那上面钉上几枚钉子，不让温宝裕滑下去），一面叫道：“暂且寄放一阵，我有急事。”

我还想说我才不会去将各种不同的树叶喂它们，饿死了不关我事。可是一想，和这种少年人多费唇舌则甚，也就懒得出声了。

当日黄昏时分，白素回来，我想起那一盒毛虫，又想到女性对这种昆虫，大都有一种先天性的厌恶，白素虽然是出类拔萃的女性，但要是小心揭开了那纸盒，观感也不一定会愉快。

所以，我叮嘱了一句：“书房有一只纸盒，别去打开它。”

白素用疑惑的眼光向我望来，我笑道：“是小宝留下来的一盒毛虫！”

白素作了一个怪脸：“毛虫！小宝要来干什么？”

我笑了起来：“他说要来吓人！”

白素不以为然地摇着头：“他也不小了，应该到了送玫瑰花给女孩子的年龄了，怎么还无聊到用毛毛虫去吓女孩子？”

我顺口道：“你怎么肯定他是吓女孩子的？”

白素瞪了我一眼：“动动脑筋就知道了，男孩子自己敢去捉毛虫，怎会给毛虫吓着了？”

我不禁失笑：“真是，不知道什么人家的女孩子倒了霉，惹上了温宝裕这个小煞星。”

白素笑得柔和：“少年男女在打打骂骂声中，另有难以形容的甜蜜和乐趣！嗯，今晚上的音乐会——”

我忙道：“我们当然一起去！”

晚上，有三位音乐家自北欧来，是室内乐演奏的高手，在白素的一位朋友的家中，有一个规模不大的聚会，参加者大约五十到六十人，音乐家会演奏 A 小调钢琴三重奏：柴可夫斯基的“纪念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白素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无可无不可，本来想推掉不去，看来现在是非去不可的了。

白素一面走向楼上，一面道：“看今天的报纸没有？胡说很出风头。”

我笑了起来：“还是那几个木乃伊的事？”

白素答应着，径自上楼去了。我拿过报纸来，早几天，报上就有消息说，本地的博物馆，向埃及的博物馆，借了十具木乃伊来展览，供市民参观。本地博物馆主其事者是胡说——自然是通过了他堂叔在埃及考古界的地位而达成这件事的。

记者还说，由于本地博物馆，从来未曾有过木乃伊展出过，所以一定会引起轰动云云。

在今天的报纸上，我又看到了木乃伊运到，胡说在主持装载木乃伊的箱子搬进博物馆时的情形，样子挺神气，照片上可以看到，温宝裕也挤在人堆中凑热闹。

而且，博物馆的通知也登在报上，正式展出的日期是两天之后。

我放下报纸，自然而然想起下午温宝裕在我这里时，胡说那个气急败坏的电话来。心想十具木乃伊一到，写说明，安排展出，够他忙的了，还有什么事，会要来找小宝商量，而且还那么紧张？

照说，他工作上忙成那样，是没有什么时间再另外出什么花样的了。可是，他和小宝在一起，谁知道又会玩出什么新鲜花样来。

我只是想了想，并没有再去注意。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那样，不去注意的，实际上是值得注意的大事。而本来认为是一个相当平淡的音乐聚会，却又会有意想不到的遭遇。

进行音乐聚会的是一幢大洋房，主人雅爱音乐，有小型的演奏厅，我和白素到达的时候，客人已到了一大半，大都围着三位演奏家在谈天，我听了一会，拿着酒杯走开去，没有目的地走着，看着屋子的布置。

屋主人毫无疑问是音乐迷，在他屋中所有的陈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大的走廊上，全悬挂着音乐家的画像，我信步走着，在一幅李斯特的全身像前，停了下来。李斯特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音乐家，他一生的事迹，被拍成不少次电影，画像中的音乐家，挺拔超群，气宇不凡。

我正在欣赏着的时候，感到有人来到了我的身边站下，维持着礼貌上应该维持的距离，我转头看了一眼，是一个样貌相当普通，可是双目却神光灿然，一望而知十分有内涵的西方人，大约三十左右年纪，头发有点不注意的凌乱，是一个陌生人。

在这种场合下，主人交游广，宾客之间互相不认识，是十分寻常的事，我看他手中也拿着一杯酒，就向他微笑了一下，略举了举杯，他也报以微笑，然后开口，居然是一口标准的中国国语：“可惜摄影术发明得太迟了，以致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没有相片留下来，留下的只是他们的画像。”

我随口应道：“是啊，写实主义的油画，算是肖像画中能保留人的真面目的了，中国画就没有这个优点，历代伟人是什么样子的，大都各凭想象。”

他也笑了一下：“也有连想象都没有法子想象的。”

我“嗯”地一声：“那大多数是年代久远的人，轩辕黄帝，谁能想象他是什么样子的？蚩尤，也不知道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他转动着手中的酒杯，眼睛也望着酒杯：“相当近代的人物，也有无法想象的，太平天国，不算是很久的事吧，可是那些领导人物是什么样子的，就无法想象起。”

本来，在这样的情形下，遇到陌生人，最多只是闲谈几句就算，

嗣后各奔东西，谁还会记得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所以我一听得他这样说，虽然觉得他提出了太平天国和人像的问题来，是一个相当值得研究的课题（为什么值得研究，下面的谈话中会说明），我也不打算多说下去，只是随口“嗯”了一声。他却在这时，抬起眼来，直视着我。

他眼中的神色有点殷切，也有点挑战的性质：“我有一个问题，常想有机会问问中国朋友——”

我不等他说完，就作了一个手势：“和中国有关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而且也不必要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一切。”

他连声道：“是，是。”

这洋人显然是“中国通”，对中国人的滑头脾气，也学得相当到家，一面“是是”地答应着，一面又突然来一个转折，以“可是”为开始：“可是，卫先生，你不是寻常的中国人啊！而且，有一些相当神秘的事情，你总有点独特的解释的。”

好家伙，这人不但早就认识我，有备而来，而且一上来就给我几顶高帽子，想用高帽子罩住我，我当然不会那么容易上他的当，微笑道：“你说得太客气了，阁下是——”

他忙伸手入袋，取出一张名片来，递了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印的是汉字：班登。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明他是一家大学的东方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在我看他名片的时候，他的点油腔滑调：“和班家套套近乎，班固班昭班勇班超，实在太出名了。”

我心中好笑，心想这倒好，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姓班的人，全叫他数出来了，洋人取中国名字，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倒是他先知道了我是谁，再用陌生人偶然相遇的方式来和我交谈，这种鬼头鬼脑的过程，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应对之间，也比较冷淡了一些：“东方历史的内容太广泛了，阁下的研究专题是——”

他忙道：“太平天国，我一直在研究太平天国。”

我点了点头：“这是中国近代史中很值得研究的一段，也十分惊心动魄，中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很多，毕竟时间并不太久远，资料也容易取得。”

班登一面虽然不住点着头，可是却一副并不同意，还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我已经准备结束和他的谈话，准备离去了，他却突然问：“卫先生，太平天国时期，喜欢在墙上绘画——”

我答：“是啊，太平天国的壁画，十分有特色。”

班登却道：“最大的特色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壁画之中，全然没有人物。”

我怔了一怔，是的，我有一个时期，对太平天国这椿历史事件也相当有兴趣，曾看过不少有关资料，主要是由于有一件事，当事人的上代，是当过“长毛”（太平军）的，那件事牵涉到了太平军大溃败时的一批宝藏，和一个被长期禁锢在一块木炭中的灵魂，诡异莫测。

（整件事，记述在题为“木炭”的这个故事中。）

在那时，我已留意到很多记载上，都提及太平天国的壁画中没有人物，甚至在应该有人物的情形下，也全然不绘人物。

但我一直未曾将之当作那是什么特别的问题。班登对太平天国的一切，显然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略想了一想：“是，不但是壁画，太平天国好像自上到下，特别不喜欢人物画，所有的领袖，没有一个有肖像画留下来的？”

我在最后一句话中用了询问的语意，是由于我未能肯定是否如此之故。

班登却肯定道：“是的，卫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特别神秘的成分在内？”

这个问题，自然是不好回答之极，我“嗯”了一声，想不出该如何回答才好，班登又道：“是不是那些人都有见不得人之处，还是由

于别的什么原因，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有真面目留下来？”

我仍然无法回答，只好道：“或许没有什么神秘，只不过是他们的习惯？”

班登忽然变得十分急切，甚至挥舞着双手，讲话也急促起来：“不，不，一定有极其神秘的原因的。真可惜，不多久，摄影术就发明了，要是早发明几年，太平天国那些人的样子，一定可以留下一些来的。”

我觉得他的态度十分可笑：“你想知道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那些人的样子，有什么用呢？”

他瞪大了眼望着我，一副失望的神情，还有一点很不满意的神气在内，看来他没有在言语上对我不满，已经是十分客气的了，他道：“知道他们是什么样貌的，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样貌有任何留下来的可能，却十分值得研究。”

他仍然望着我，想知道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他根本是在钻牛角尖，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抓住一点小问题，小题大做，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论文来。

所以，我只是十分冷淡地道：“是么？照我看——”

我正找不出该和他说些什么话时，有人在叫：“演奏开始了，请各位到演奏厅去。”

这一下叫唤，正好为我解了围，我向班登作了一个手势，就不再理他，自顾自走了开去。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神情很失望，而且一副还想和我说话的样子，可能是由于他看出了我的冷淡，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没有出声，而我根本不想和他说下去，所以趁机就和他分开了。

演奏会自然精采绝伦，在四十五分钟左右，把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演奏完了之后，在热烈的掌握之中，音乐家又奏了几段小品，才告结束，宾客陆续离去，主人走过来向我打招呼。